

专题策划:温建敏
专题执行:潘玮倩

又是一年清明。
在“人世间”周刊的视域里,清明从来不仅是一个节气。它更像生者与逝者之间,一年一度的“精神对表”。我们在这一天回望,并非仅为了沉溺往昔,而是试图从时间的流逝中,打捞出那些不至散失的、名为“记忆”的在场证明。
本期专题,呈现了两个跨越时代的叙事样本。一位是“百万粉”教授张河清,他在历经三十年岁月淘洗后,用那段清苦到极致、需以“四毛五分钱”平摊的中晚餐细节,写就了引发千万共鸣的白描祭文;一位是“90后”纸扎师阿岳,在竹骨与宣纸的开合之间,为现代人定制出一些未竟而具体的遗憾与热爱。
面对这些故事,我们不妨将其视作一面温柔而客观的镜子:它所映照的,并非仅某一行为、某一当本身,而是当代人在面对生死议题时,愈发私密而具体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取向。无论是文字里的克制深情,还是物件中的精准还原,本质上,都是生者在为自身寻找一种可触可感的“心理锚点”——
去安放那些无处投递的想念,完成一些无法抵达的对话。

怀念,从来没有标准答案。无论是跨越三十年的笔尖白描,还是指尖的一簇火焰,其所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:确认那些爱过的痕迹,仍在此刻发生作用。
而真正的纪念,也许从来不是停留,而是在承载之中前行——带着重量,也带着方向。

从四毛五分钱饭票到千万次共鸣:张河清教授和他的故友刘一周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陈亮
图/受访者提供

2025年12月,广州大学教授张河清在多个平台发出一篇悼友文《怀念挚友刘一周》,纪念三年前因公殉职的大学室友刘一周。文章迅速在网络上传播,引发超一千万点赞、几十万读者的回应:有人留言“感动落泪”,有人说“真诚是第一必杀技”。这篇原本写给故友的文字,在流转之中,逐渐承载了更广泛的情感共鸣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,张河清起初颇感意外,文章发出前,他预估“五万到十万点赞就差不多了”,至于能引起网友的共鸣,他并未归功于表达本身,而是理性分析,“可能还是受到了流量眷顾。网络上类似的怀念文字很多,我只是其中一个记录下来的普通人。”

2026年4月,清明时节,距离那篇文章走红已过去数月,应《羊城晚报·人世间》之邀,张河清再次提笔,写下关于同一位故友的文字——《清明寄思:三十载情谊,一生执念》。

他本不写散文,却写下最动人的一篇

其实,张河清的日常生活多由讲台、学生与研究组成,很少主动写散文。在网络上,他是一位因诙谐幽默走红的“百万粉”博主。

他会在课堂上严格要求学生“不留一点瑕疵”完成学习任务,在考试周一本正经地为生划“非重点”,在视频平台幽默自称“67年男大教授”“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学者张河清教授”……在最近的一条视频里,他记录自己备课的片段:对着电脑反复推敲,时而发呆,也会不自觉被手机吸引。在广州大学,他的公选课《中国的世界遗产》开选即被抢空,三十多年来,他教过的本科生约26万人,学生评价他“亦庄亦谐”。这种鲜活的“网感”,与悼友文中沉郁的笔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1986年,张河清从湖南农村考入湘潭大学,刘一周是他进大学认识的第一个潭。他在《清明寄思:三十载情谊,一生执念》中回忆与刘一周初见的情景:他踮着脚,费力地将蚊帐挂在床架上,裤脚沾着未拍净的泥点,听见动静回头时,咧咧嘴露出两颗小虎牙,乡音浓重却格外亲切。

俩人都是从湖南农村考出来的孩子,一个内向寡言,一个踏实外向,是“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”。大学四年为了省钱,俩人合伙吃饭,中晚餐平摊,每餐四毛五分钱。宿舍熄灯后,他们蹲在走廊路灯下,张河清讲英语单词,刘一周在纸上画得密密麻麻,对他说:“河清,你再讲一遍,我肯定能懂。”

毕业后,张河清留校,后来南下至广州大学任教。刘一周回了老家,进入基层公务员系统,撑起九口之家,人生轨迹逐渐分开,双方情谊却一直延续。张河清回忆,刘一周几乎每年都利用年假来广州看他,拎着老家的土特产,和他骄傲地分享家乡的好日子,期盼着更多农村娃走出大山。

直到2023年,刘一周病逝于工作岗位,享年55岁。

写给一个人,却为何打动了这么多人

《怀念挚友刘一周》一文的完成,在张河清看来,是一次“自然发生的表达”。刘一周去世后,这份情感在他心底积压了许久,却始终找不到落笔的契机。直到2025年12月,在老友离世三周年的日子,往事在笔尖自发地流淌出来。初稿长达3500多字,为了让这份情感更贴近记忆中的真实,他在定稿前删去了那些偏文学化的修辞,将被涛涛汹涌的思念,藏进了看似平静、近乎白描的叙述里。

文章走红后,刘一周的儿媳也发文缅怀公公,从另一个角度补全了这位“苦瓜兄弟”幸福美满的后半生。围绕两篇文章,外界给出了各种解读:有人在刷屏白描的文字里读到了老一辈文字的真挚质朴;有人说它契合了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人们对“真实感”的渴求。评论区中,大量读者将这篇文章与自身经验建立联系:有人想起多年未见的同学,有人提到已经离世的亲人,不同的生命片段在同一篇文章里交汇。张河清陆续看到转发

与评论,并没有作出特别回应。在之后的采访中,他依然倾向于回到最初的判断:“人总是有情感的,大家都是普通人,有普通人的情怀。”

此后的一段时间里,极少写散文的张河清,又陆续写下几篇与个人经历有关的长文。他写自己的“来时路”,记录那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农村少年,也以这寄语孩子们:过年时,他写下对长辈的童年回忆,那些文字里有爷爷严厉的教诲、用红绳绑得整整齐齐的零钱,也有外婆慈爱的目光和密密缝出的鞋底。文字同样朴素真挚,延续着一贯的语气与节奏。

这些文字也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引发集体共鸣。关于乡土与个人成长的记录,温暖了许多正身处城市、却有着相似“来时路”的普通人。这种影响也在不断延伸,有网友发现他的文章被节选作阅读材料,也有老师将其作为案例分享给学生,文字在不同场景中被反复提及,也在不同的人之间继续流转。

怀念这件事,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

清明是一个容易让人回到记忆中的时节,应再写这段往事时,张河清依旧没有改变叙述的方式,往事在日常之中缓慢浮现。对他而言,纪念并不表现为某种明确的行为,也并不依赖固定的仪式、抑或受时间节点的限定,只是“自然地流露”,它可能出现在课堂间隙,也可能只是某个再普通不过的瞬间,譬如剥开一个煮鸡蛋时感受到的温热香气。
在他受邀为《羊城晚报·人世间》写

的这篇《清明寄思:三十载情谊,一生执念》里,“纪念”有了具体的形状、气味和声音:“清明的风掠过羊城的街巷,带着岭南特有的湿润与清冽”,而他的挚友,“就在那片风声中,在那片光影中,在余生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”。

而关于“如何纪念一个人”,张河清也没有答案,只是写下了一个心愿:“若有来生,我们仍做舍友,仍合伙吃饭,仍一起在路灯下死磕单词,仍坚守约定:让凡人微光穿透岁月凡尘,汇聚成照亮未来的璀璨星河。”

或许,情感本身会找到属于它的出口,表达也未必需要依附于精巧的章法,而真正的怀念,也从来没有标准的样貌。



两张照片记录了刘一周(左)与张河清(右)跨越数十年的深厚情谊:上图为二人青年时期的集体合影,下图为二人参加工作后,刘一周赴广州探望张河清时,在广州大学拍摄的合影。

低头扎纸,抬头疗愈 90后阿岳的“生死送别”生意



定制的“早茶”

于某个人、某段记忆的专属符号。

例如,数码产品仍是主流。最新款手机、相机、镜头、游戏设备,都是高频订单。今年他上架的“AI小龙虾”,也成为热门选择。还有年轻人指定要“创世神ROG全家桶”(电脑整机),要把最痴迷的热爱“贯彻到底”,委托人说,“如果那边的亲友能‘收到’,也是一件与时俱进的事”。

阿岳的纸扎讲求“极致”。做相机,要还原卡口、热靴、每颗螺丝的位置;做剃须刀,要和逝者生前用过的分毫不差;做一整桌早茶,虾饺、排骨、茶壶,连笼屉纹路、垫纸都一丝不苟。他知道,这些看似微小的还原,恰恰是生者心里的锚点——
一个女孩为车祸离世的男友定制了全套相机与镜头。事故后她活了下来,爱人却永远离开。她一次次催促进度,说自己心脏快要撑不住了。阿岳尽力加快,却发现任何语言都显得无力——那种被悲伤抽空力气、唯亲历者才懂。

一个男生为过世的爷爷做电动剃须刀。爷爷一生用手动剃须刀,偶然用过他的电动款后很喜欢,可还没等到孙子兑现承诺,老人便因摔跤离世。当纸扎剃须刀寄到,男生流泪说:“多年的亏欠终于有了出口”。

阿岳会把委托人的心里话写进信,随纸扎一同焚化。清明期间,他接到的订单中多是细碎家常:“我现在过得很好”“你不要舍不得花钱”“想我就托梦给我”。火焰升起时,他总想起网友那句评论:“火焰的温度,就像对方给的一个拥抱。”

今年清明,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部署祭扫工作,倡导绿色、文明、安全祭扫。4月4日,据民政部官方数据,选择

绿色低碳祭扫方式的群众1209.96万人次,占现场祭扫总人数的62.73%,云祭扫、代祭、鲜花祭扫成为主流。而阿岳的定制纸扎,不铺张、不浪费,以最小的仪式承载最真的情感。

阿岳也见过更复杂、更真实的情绪。有为车祸离世的兄弟定做“竖中指”的奥特曼;不久前还有“跨国”订单,委托人想要给一位在战争中去世的外国兄弟“送去”一包瓜子和一张机票,说这位兄弟年仅23岁,“姓啥都不知道”,只希望“他能嗑上中国的瓜子”。

倾听、接住,并尝试完成疗愈

阿岳从不评价情绪,只负责接住。“死亡是很自然的事,像叶子从树上落下,像一个人离开了却没带走他的外套。”在他这里,纸扎成为现代人的情感容器,盛装着对至亲的亏欠、想念、遗憾,以及那些生前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。

很少有人知道,阿岳进这行,始于对生命的叩问。家族有肝癌病史,爷爷与父亲都在五十多岁离世。三十岁那年,他不断问自己:如果生命注定不长,我该用它做什么?

此前他做电商,卖化妆品、鞋包、数码产品,在快消里奔波。给亲人祭扫时他发现,市面上的纸扎多年来都是千篇一律,跟不上情感需求。他心里不甘,想起童年在楼下手工摊前,老人说他“是吃这碗饭的人”,于是从广州回到湖南老家,一头扎进纸扎里,安安静静做一个手艺人。

至今,他已完成近3500份作品。这一行最磨人的,不是手工的繁琐,而是情绪的负重。每天倾听生离死别,一次次代入他人,常常让他疲惫到次日无法起身,久坐数小时才能缓过神。他靠喝茶、向内调节来消化情绪,外人看他温和淡然,只有他自己知道,每个故事都在他心里留下了痕迹。

于是,他渐渐活成了“低头是纸扎师,抬头是疗愈师”的模样。委托人来找他,不止是定制一件物品,更多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出口,诉说不敢对旁人讲的愧疚与思念。阿岳听着、记着、做着,在无声的手心里,完成了一场场温柔的情绪疗愈。

最喜欢用户“取消订单”

阿岳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心愿:最喜欢“跑单”——订单取消,说明人还活着。“就像卖药的人,希望生病的人越少越好”,他说。

曾有一位白血病患者晚期患者来找他定制台球杆,并说医生已给出生命期限。阿岳一边准备,一边鼓励对方不要放弃。三天后,奇迹降临:患者找到了配型。“生命本来到了句号,突然转成了逗号!”他笑着说,术后凌晨四点,对方发来消息:“我好饿,第一次觉得这种难受如此珍贵,因为它证明我还活着。天快亮了,有鸟叫,很开心。”

这是阿岳最满足的时刻。他说:“我希望所有人都用不上我做的东西,那才是最好的事。”

作为“90后”从业者,他曾面对不解。有人觉得这是多余的执念,有人觉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廖梦君 詹淑真
图/受访者供图

得形式大于意义。直到他分享一个个真实故事,让陌生人被治愈、被温暖,亲友才从质疑转为支持。

阿岳的粉丝以年轻人居多。“90后”“00后”用“录取通知书”告慰先人,用“火车票”完成跨越生死的赴约,用“游戏卡带”保存共同回忆。他们不再避讳谈论死亡,而是以更坦然、更私人、更温柔的方式,进行着与逝者的连接。

在阿岳看来,这是属于年轻一代的生死观:不恐惧、不压抑,认真告别,也认真活下去。

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怀念

回到湖南老家的阿岳,开始慢慢降低工作强度。他计划请帮手,把时间还给生活,还给自己。

他说,见过太多生死,才懂得活着的珍贵。人生的起点与终点都不由自己决定,但中间这段路,可以走得踏实、豁达、不留遗憾。

清明,从来不只是祭奠,更是提醒。阿岳坐在灯下,粘纸、扎竹、塑形。窗外春雨飘落,屋内灯火安静。一件纸扎,一段心里话,连接阴阳两岸,也照见现代人真实的精神寄托——我们怀念的不只是一个人,更是那段被爱着的时光;我们放不下的不只是离别,而是那些未完成的承诺与亏欠。

他做的从来不是简单的纸扎,而是以纸为信、以手为桥的疗愈。他替逝者收下人间的想念,也告诉生者:好好活着,珍惜眼前人,把没说的话出口,把没做的事尽早做,就是对离别最好的回应。

2026年4月6日
星期一

责编 潘玮倩
美编 潘刚
校对 刘媛元



点击阅读张河清《清明寄思:三十载情谊,一生执念》全文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

每件定制都是未完成的人生

清明前后,阿岳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即将被送往另一个世界的“人间物件”。和传统成批制作的纸扎不同,来找他的人,要的从来不是通用款,而是只属